

未成曲调先有情 梅生峭崖暗香涌

——访音乐人、作曲家刘梅生

本刊记者/孟建军



刘梅生先生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北京音乐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作曲。在供职于北京音像公司录音出版编辑部、中央电视台《金土地》栏目、《商务电视》栏目和《经济与法》栏目。在北京音像公司工作期间，曾编辑出版过大量的录音磁带，也曾为数十部电视剧创作音乐。2008年和2010年先后为电影故事片《大漠赤城》和《温泉世界》作曲。2009年与著名琴师周志强先生共同为京剧《荀派名段25首》编配交响风格的伴奏CD。

前不久，“刘梅生先生音乐作品选”《诗情画意》出版发行，为此记者采访了这位高产的电脑音乐制作人和作曲家。



作的一些声乐作品，“画意”包含了我的一些器乐作品。

记：听说两张CD都没有常规乐器演奏，所有音乐都是您用MIDI编配制作的，您是何时开始从事电脑音乐制作的？

刘：我以前作曲的设备很简单，就是笔和纸，脑子里有的东西，就利用纸笔来记录，需要修改的时候最多加一块橡皮。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做电视剧的音乐比较多。我当时是写完了谱子以后，找乐队来演奏、录制，那时乐队的演奏水平

记：首先恭喜您的作品集《诗情画意》出版，作品集是否收录了您多年来创作的全部作品？

刘：没有，只是我作品中的一部分，其中“诗情”部分是我创

参差不齐，有的时候我还要自己做指挥，录制完成后总感觉不尽如人意。后来有了电脑音乐的介入，大乐队里的器乐音色很丰富，于是我就萌生了尝试电脑音乐的想法，自己试着做了一些东西。现在回放那个时候自己制作的电脑音乐，感觉很不成熟，比如各种乐器的力度对比，交响乐局部的力度对比等等。从80年代到今天的，我还在调整，还在完善它们。

记：您制作电脑音乐时使用哪些设备呢？

刘：我最早使用的硬件设备有只有一台286PC机和一架“古董”级的Korg X5合成器。陆续又增加了Roland Moc-1音源、Roland Fantom音源，目前又增加了管弦乐队软音源以及民族器乐软音源。软件基本一直使用Cakewalk系统，从早期的Cakewalk32到如今的Sonar6偶尔也使用Cubase。两种MIDI或音频制作软件都非常优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辅助性质的周边设备，例如功率放大器、音箱、卡座机、数码录音机等。习惯使用哪种都能作出很好的音乐。

记：您的作品，尤其是声乐作品，有很多讴歌亲情、爱情的内容，洋

溢着浓浓的“情”在里面，是不是作曲家感情都很丰富，否则他的作品就不会感染人、打动人？

刘：我觉得是这样。无论是诗人、词人和作曲家，没有饱满的激情，缺乏对亲人、朋友的一腔赤诚与真情，他的作品中便不会洋溢着一种感动人的“情”，而真情是艺术作品的灵魂。

记：听说近年来您为很多电视剧创作了音乐作品，您能否介绍一下？

刘：从1985年开始，我应邀创作电视剧（片）音乐，多年来为《梅岭西媛》、《十五岁大亨》、《阿芳和金珠》、《死亡货车》、《大漠落日》、《孙中山在北京》、《东安人的奉献》、《较量》、《九州小民》等几十部电视剧（片）作曲。退休后仍专心于音乐创作及电脑音乐制作。

记：您的作品中收录了一首《叫卖与童趣》，这首作品京味的元素很多，能否谈谈您这首作品的创作体会和创作初衷？

刘：童年时期我生活在北京什刹海附近，最难忘的是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和小商贩各具特色的货市叫卖声，还有胡同里孩子们老也玩儿不够的各种游戏，如“我们要求一个人”、“丢手绢”、“点果子名”、“卖针卖线”、“藏蒙哥儿”等等数不胜数。女孩子几乎没有不会跳猴皮筋儿的，其内容更加丰富，边跳边说，边说边唱，既有舞曲音乐又有当时流行的歌曲更有许多合辙押韵的顺口溜，例如“小皮球儿，圆又圆，阿姨带我上

公园，到了公园我不闹，阿姨夸我好宝宝”，“猴皮筋儿，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发对”等等，这些顺口溜之间唱一首约定俗成的歌曲或流行的集体舞曲，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节奏的匀称、律动的统一。花甲之后童年的印象似陈酿那般令人回味无穷。叫卖与童趣是一首小型器乐作品，曲式属于回旋曲体，其主部采用叫卖声，四个插部是孩子们游戏的歌声，作品力求勾勒出那个年代的胡同风情。主部旋律由圆号音色、大提琴音色、单簧管音色采用模进手段叠加而出，由两个相对独立、调式统一的乐汇组成。一个乐汇是圆号和单簧管音色先后奏出，选用卖小金鱼的吆喝声，中间用另一个乐汇相隔，大提琴的音色，这个乐汇是磨剪子戗菜刀的吆喝声。为了和孩子们天真活泼的形象形成对比，货币声选用的音色突显老道而沧桑，吆喝声参差叠加，抑扬顿挫。插部表现的是孩子们活跃灵动的特性，速度与调性都比主部变化多样。四个表现孩子的插部分别是游戏“我们要求一个人”，这个游戏只有一句旋律，展开的方法采用不停转调和频繁转换音色的手段。第二插部是游戏“丢手绢”的旋律，是一首完整的儿童歌曲，这个游戏比较柔和，女孩子更喜欢，所以使用了两支双簧管一架竖琴引入，清秀优美，再次出现旋律时加入了高音人声的“啊……”旋律略有展开。第三插部是当时的集体舞“找朋友”，调性建立在前面主部的下属调上，用弦乐高音区缓慢进入，竖琴采用船

歌型分解和弦陪衬，清新飘逸温暖悠扬。随着乐曲的流淌，速度逐步加快，抓住主题动机，一小节一转下属调，每一小节都转换乐器音色，使其具有整个乐曲总的插部性质，为高潮的出现进行了很好的铺垫，主部最后一次出现后引入第四个插部，它的旋律是“鄂伦春舞曲”。我初次听到它是街坊家女孩子跳皮筋儿时唱的，所以在这个乐曲中，我们就把它看成是女孩子“跳猴皮筋儿”的音乐吧。由于是最后出现的插部，所以它担负着收束全作品的重任，逐步推向全曲的高潮，在几乎所有编制内音色的全奏(tutti)中，顽固的叫卖声再次进入我们的心扉。

记：除了作曲创作外，听说您还做了很多普及音乐教育的讲学活动，并出版了很多专著，是这样的吗？

刘：很多年前，我曾先后受邀去南京大学、南京邮电学院讲授《西洋音乐史及作品》和《基础乐理及歌曲分析》，为北京大学讲授了《十九世纪欧洲交响音乐作品分析》等，还为四川广播电台录制了为期半年的音乐广播系列讲座《综合音乐理论浅谈》并担任主讲人及撰稿，为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培训中心讲授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概况》等，先后出版了《十九世纪欧洲音乐赏析》、《综合音乐理论浅谈》长篇小说《问情》，发表了一定量的音乐学术类和科普类文章。

记：听说您还为钟维国先生谱曲的“三楼”制作了MIDI，这个二度创作的成功当时令钟先生十分欣喜，是么？

刘：钟维国老师是我童年的音乐启



蒙恩师，他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一直从事儿童音乐的校外教育，为孩子们创作、改编了大量的、各种题材和体裁的童声合唱作品。暮年的钟老师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特别选定了三位唐代诗人的著名诗词谱曲，分别是崔颢的《黄鹤楼》，王勃的《滕王阁》和杜甫的《登岳阳楼》。老师完成了这“三楼”之后一并交给了我，希望我能配合唱，用歌声表达不同年龄人的心历路程，老师特别强调艺术作品应该能够表达各种情怀和心境，不仅仅表达愉快的和欢乐的心情，悲伤的心情、苦闷惆怅的心情同样是艺术作品表达的责任和功能……，老师高深的艺术修养和造诣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更加热爱音乐艺术，更加珍惜人生短暂的时光。上世纪80年代末首先我完成了《黄鹤楼》的合唱改编，并且完成了MIDI编配与合唱录制，钟老师连听数遍，赞不绝口。老人家兴奋激动的样子仍然历历在目。最近刚刚完成了《滕王阁》的合唱写作与MIDI编配，噬脐莫及，恩师已驾鹤西去。我怀着虔诚的心，用《滕王阁》深邃的歌声为他祈祷，钟老师在天堂里一

定天天生活在他酷爱的歌声里。

记：您的作品可谓形式、风格多样，既有传统西洋风格的小夜曲、圆舞曲、回旋曲，又有戏曲风格的作品，您能粗略谈谈中国传统戏曲风格作品的创作心得吗？

刘：这要从我的恩师说起，上世纪60年代末，二十出头的我开始跟李丹书先生学习音乐，先生擅长民间鼓曲艺术，一次创作会议上丹书老师期望我将他刚刚编曲的“风雨归舟”改编成混声合唱，我欣然应允。能够为丹书先生的佳作改编合唱，并且专心一意地精心制作大乐队效果的伴奏，这个过程是充满感恩和幸福的。“风雨归舟”是岔曲的传统名段，许多鼓曲艺人都将其作为保留曲目。该作品表现了隐居赋闲的士大夫阶层悠闲散淡的生活，抚琴饮酒、观景赋诗。《风雨归舟》格律规整，唱词极其生动，对景致的描述细致入微，以此映射出主人翁潇洒豁达大彻大悟的坦荡形象。丹书先生仅仅借用了传统《风雨归舟》的框架，而隽咏的旋律则是先生的神来之笔，可贵之处在于歌唱性的旋律之中仍然沿袭着传统鼓曲的痕迹。

记：您在器乐曲《大春景》中，为什么强调“通俗”？

刘：我国的鼓曲艺术极为丰富，曲调婉转优美且琅琅上口，演唱形式灵活随意，是广大群众非常喜爱的自娱自乐形式。《大春景》是单弦曲目里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许多老艺人将其作为保留曲目。我依据鼓曲前辈白奉霖先生编著的《单弦

音乐欣赏漫谈》一书中的谱例创作而成的。这部器乐作品，表现出春天的秀丽景色和人们轻松愉悦的美好心情。所以称为通俗器乐曲，是因为突出了通俗的表达方式，例如尊重了单弦“腰截”的曲牌连缀规律，打破了传统曲式规律，音色使用也极为随意，两架钢琴、琵琶、西洋弦乐的拨弦技巧（pizz）和架子鼓等这些颗粒状的音色，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笙、小铜喇叭、双簧管和弦乐那饱满粘连状音色的对置与重合，以此突出了纵向意义上的立体感与和声结构。《大春景》在开始部分使用了书鼓的常用节奏而后再以通俗音乐常用节奏贯穿，进入到“数唱”（鼓曲艺术中连说带唱的方式）采用了爵士乐常用的“固定低音”伴奏手法，使之更加充满动感与活力，突出了通俗音乐的特点。单弦音乐的旋律突出的是人声的魅力，而这部通俗器乐曲的魅力在于十几种乐器音色或此起彼伏争奇斗艳或齐心合力你帮我衬共同描绘出春天的“情”和“景”。

记：预祝您的《诗情画意》得到听众的青睐，更预祝您今后创作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刘：谢谢《乐器》杂志对我的关注！

